

梦·情·缘系列

● 琼瑶 著

异国恋情



梦·情·缘系列

异国恋情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7 号

· 梦 · 情 · 缘 系列 ·

异国恋情

源 瑶 著

责任编辑:梅子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电子工业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0 印张 113 千字

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6,000(套)

ISBN 7-80538-738-9/I·318

定价:全套 36.00 元 每册:4.5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每年五月盛开的樱花，使章欣终身难忘，因为年轻、美丽、善良的白樱小姐，在他的生活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……

巨商章欣，雄心勃勃，以事业为重。他到东京做生意，白樱似有意、似无意的和他邂逅，使他着迷。他为她忘记了事业，忘记了家庭；他到德国做生意，白樱又忽隐忽现地出现，使他魂不守舍。正当他们各地游玩，他对她如痴如狂之际，她又忽然失踪了。章欣对于找寻出神入化、神秘莫测的白樱无法入手。但是，一切太过凑巧、太过偶然，好像一个故意安排的戏剧，令人不可思议。原来白樱的名字及由来里却隐藏着—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……情节曲折，内容新颖。

作者在故事中不但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心态，而且深刻地揭露了商场中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的伎俩。书中亦有描写异国风情，令人如身临其境。

(一)

东京“成田”国际机场。

来自香港的直航班机刚刚到达，由自动电梯鱼贯而下的乘客，特别拥挤。

乘客们步下电梯，纷纷向“行李输送带”前拥去争先恐后的领取刚从飞机上运下的寄舱行李。

章欣挽着手中的一个文件箱，脚不停步地向机场外面走。

当班机一到东京，他往往总是班机中第一外出闸的乘客。

航机抵埠，先下班机的，总是头等航的旅客。章欣总是一马当先。

当其他旅客拥在“输送带”前等待行李时，他总是已在赴酒店的路途上了。

步出机场。

立即，他听到生硬的英语声对他招呼：“章先生！章先生！章欣先生！这里！”

章欣回头，见到穿制服戴帽子的酒店司机，已从机场外的一边奔了上来。

还是上次接他的那个司机，熟口熟面。

五星级酒店对待“贵宾”，总是样样周到。每次给他安排同样的套房，而且又是差遣同样的一名司机服侍他。

“车子就在这边，请，章先生。”司机恭恭敬敬一鞠躬，引章欣到路边的酒店的豪华房车旁。

司机打开车门，正想招呼章欣进车，突然之间，一边闪出一个黑色的影子。

一个全身墨黑，头戴黑帽的女人，手中提着一个黑色小皮箱，一闪身，已坐进车箱。

章欣一呆，看看那个女的。

那女的仰起脸，向他一笑，用英语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仿佛在感激章欣向她礼让。

站在一边开车的司机，睁大双眼，忽然之间用日语向那个女的叽叽咕咕。

那个女的一听，回过头，也毫不客气地叽叽咕咕向他回嘴。

一时之间，你来我往，一片日语声。

“什么事？怎么一回事？”章欣呆在一边，莫名其妙地问司机。

司机摊摊手，用英语向章欣解释：“章先生，我告诉

她，这车子是接 VIP 的，是贵宾用，只接你一个人，她不能乘坐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乘坐？”黑衣女郎立即用英语反问：“车身分外不是明明标示着酒店标志么？我住的是这间酒店，我当然坐！”

“这车子不是让你坐的，”司机用英语向她嚷：“你不是 VIP，不是贵宾！”

“你怎知我不是 VIP，怎知我不是贵宾？”女郎大声问：“你们酒店打算怎么样？对住客不是一视同仁吗？要把客人分等级吗？”

“小姐，你凶也没有用，”司机指指那女的：“车子不是用你名字订下的，我不载你，下车。”

“你凶也没有用，”女郎冷冷地说：“我已上了车，绝不下车。你不载我到酒店，别想我下车。”

章欣看到事情越闹越大，于是问那女的：“你想上哪儿？”

“酒店啊，就是这一家。”她指指车子：“这不是酒店的车子吗？”

“这是酒店的车子，”章欣非常礼貌地说：“不过……车子是我订下的。”

“你私人的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连你也要赶我下车？”她一呆。

“不”想了想，章欣摇头：“你可以搭。”

于是章欣伸手，拍了拍前面的肩头，说声：“让这位小姐同乘吧，没事了，开车吧！”

那司机不大愿意似地，一连瞪那女的两眼，终于把车子开动。

从“成田”到东京市区，路途遥远，简直像驶往另一个国家一般。

章欣这时，才有机会看看身边的她，见到她那一张非常艳丽的脸孔。

她绝对不应该是个普通的女人，普通的女人，绝对不会有一张这样美丽的脸。

拥有如此的姿色，她应该是一个明星、模特儿、歌星……或者是出名非常的千金小姐。

打量了她好一会，她突然回过头来，似乎想起什么似地：“咦？怎么你没有行李？”

章欣笑了笑。

“我没见你把行李搬上车，”她非常意外：“你不是把行李留在机场上了吧？”

“我没有行李”他笑着用手拍一拍那边的公文袋：“我的行李全在这里。”

“就是……公文袋。”

“我去办公事。”

“服装呢？日用品呢？”莫名其妙地，她问。

“酒店有，”他回答：“上次留下的。”

“你有长房？你常来东京？”她带着意外的眼神。

“最近常来，”他回答：“最近，在谈一点生意。”

“飞来飞去的谈生意？多累。”她说：“就是从机场去酒店的路，已经令人够累的了。我从没见过离市区这么远的机场。”

“从‘的士’到酒店，足能令你破产。”他说。

“我真要感谢你了，”她低声说：“让我坐你的这一架车子，否则，我不知道怎么办……”

“下次，可坐机场‘巴士’，不过也不便宜。”他说：“近百元港币。”

“坐‘巴士’到市区，也这么贵啊？”她简直不能置信，她尖叫起来。

“这是日本东京，”他笑一笑：“我看过一篇报道，全世界消费最昂贵的城市，就是这地方了，名列榜首。”

“而我竟选了这地方度假。”

“你是来度假的？”他意外：“从香港来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不少人都喜欢往欧洲去、澳洲去。”他告诉她：“这儿消费贵，用同样的钱，不少的人会愿意走远一点。”

“我喜欢日本。”

“准备住几天？”

“看情形，”她说：“时间长短，要看我的兴趣而定，你呢？”

“几天就走。”

“走了又来？”

“对，做生意嘛。”他笑一笑。

“哪一种生意？”

“嗯……投资。”

“一定是很大的投资，小规模生意，负担不起这样飞来飞去。”她很肯定地说。

“你贵姓？”他问。

望一望他，她没有立即回答。

“我姓章，章欣。”他首先自我介绍，然后：“你呢？”

“姓白。”她回答。

她没有再说其他的，仿佛无意告诉他自己的名字。

她转开脸去，默默注视窗外的东京景色。

他见到她的侧脸，是个非常明亮而美好的轮廓。

这是唯一能跟丽丽媲美的女人了，在他的眼睛里，从未有一个女人的美丽，是可以跟丽丽相比的。

丽丽以前姓许，现在姓朱。

丽丽是他的妻子。上流圈子里，没有一个不知道章欣妻子那一种震撼性的美艳。

在他背后，他听过不少人酸溜溜的赞美，因为他娶的是朱理的女儿朱丽丽。

富可敌国的朱理，将女儿许配给他，让女儿在她的姓氏前，加上他的姓氏，这是一生中，最伟大胜利。

“天好像很冷。”他身边的声音忽然说。

他如从梦中惊醒，看看车厢中身边的她。

她回过脸来，明亮眼睛正向他注视。

“我觉得天气很冷，”她又说：“比香港冷得多吧？”

“东京气温要比香港低好几度，”他立即答：“你单独旅行，衣服带够没有？”

“有，在箱内。”

“不会到北边去吧？”他说：“往北，天气更冷。”

“看情形，”她笑笑：“我还没有订下行程，我不喜欢订下行程，限制我自己。”

“你一定喜欢自由自在，来去自由。”

“只有这样旅行，才是最舒服的。”

“在日本有没有朋友？”

“我喜欢一个人旅行。”她回答。

他望她一眼，心中有点诧异。

短短的车程中，他问她好几个问题，她都似乎没有直接回答。

她的答案仿佛都像在拐弯。

他直接地问，她总是一个转弯，巧妙地避开。

也许，她不想他太认识她，他这么想，毕竟她只不过是一个偶然与他同搭车的人。

他决定不再多问。

经过长途驶行，房车到达酒店，已是深夜。

车子停下，门口的侍者前来开车门，章欣让身边的人先下车子。

“章先生，谢谢你载我一程。”跳下车后，她就礼貌地道谢：“要不要我负担一半车费？”

“不必了。”他说。

“那么，有机会再见，章先生。”她给他一个微笑，跟着替她运送行李的侍者，走入酒店。

看她背影消失，她飘逸得好像一阵轻烟。

这是一个罕见的美女。

他越来越发觉这个女人艳丽，仿如无瑕疵的珠宝，越看越珍贵。

“章先生，你的房间准备好了。”酒店经理藤中迎出来，热情地向他走近：“好几个电话找你，口讯全一一记下了。”

他走进酒店。

由经理陪同，他直达顶楼的“总统套房。”

最近，这房间就好像是他的家居一样。

“章先生，这次同来的小姐，要不要对她特别安排？”藤中经理跟着问。

“那位小姐，嗯，她只是同车的。”章欣立即说：“我不认识她。”

藤中带点诧异，点点头，退出房去。

章欣望望宽大的客厅，落地的玻璃外，东京市全在他脚底。

灯光闪烁，有如一大磐石。

走入书房，他取起已端放在桌面的通讯纸条。

他开始坐下，拨电话号码。

一连串公事，又开始了。

会议是在章欣“总统套房”的会议室中召开的。

这私人会议室，可以一起召集十八个人开会。

不过这一次，只有章欣、永田和掌握财政的冈本，此三人。

这是章欣‘H’企业公司，在日本投资计划高级会议。

“章欣先生，得到最近的报告，计划中，其他三个公司的投资者，先后退出。”永田向章欣报告：“他们是‘田川’，兼仓‘A’公司和‘GIFU’，留下的，就是东京的‘大川’与我们的‘H’公司，竞投这一项计划。”

坐在对面的冈本开口：“这是一个好消息，章先生。”

“我们的成数，有多少？”章欣凝重地问。

“五五。”永田回答。

“在投资方面，有你外父的支持，我们的雄厚实力是远超‘大川’的。”冈本说。

“机会才五五。”

“我想这有根据。”冈本很有信心地：“只是朱理先生……”

“他已研究计划书半年之久，”章欣点点头：“他将给我们最大的支持。”

“那么，稳操胜券。”冈本点点头：“明天起，我们进

一步研究详细计划。”

“这次您能耽在东京多久？”永田问章欣。

“这次时间比较松动，你们把一切要我亲自解决的事项，在今晚一口气让我解决掉。”

“好。”冈本取起面前的杯子：“预祝‘H’公司，未来的游乐场成功。”

“必然成功！”永田笑咪咪地取起杯子。

“有劳两位，必然成功。”章欣一笑，也举起杯子。

跳下车子，章欣匆匆向酒店大堂走。

经过大堂的钢琴过，舒适的梳发上，坐着一个影子。美艳的形象立即闪进他的眼睛，想了想，他提着文件箱，走近琴畔。

她坐在钢琴附近的梳发上，手中正在翻阅一本日本杂志。

一手翻杂志，另一手，她用笔在杂志上记录着一些文字。

他在钢琴边稍立一会，她这才缓缓抬起头来。

当她一抬头，见到他站在她附近，她讶然地微笑。

“是你，章先生。”

她竟然仍然记得他的姓氏。

他步上前，看看她对面的梳发。

“我坐下，不介意？”

“酒店的公用家具，坐。”她伸伸手。

“在记录些什么？”他看看她手中的杂志。

“在看资料。”她回答：“找寻一下有甚地方值得去。”

“去了哪儿？”

“今天去了‘新宿’区。”她回答。

“昨天呢？”

“昨天也在‘新宿’区。”

“你一定喜欢那里。”他猜测：“一定逛公司，买东西，做其他游客所做的事。”

“不。”立即否认：“绝对不是其他游客所做的事。”

“做了些甚么？”

“秘密。”她一笑。

“我想要一杯咖啡。”他看看左右：“你要不要一杯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他伸手，把侍者召来，要了两杯咖啡。

当他喝咖啡时，她的视线注视在他的文件箱上。

“我以为大老板到外地办公事，都不必手挽文件箱。”

忽然，她说。

“哦？”他有点意外，看看身边的文件箱。

“提文件箱的，都是文员、雇员。”她解释：“大老板，总是两空空的。”

“老板也有文件要看，要签……”

“他应有女秘书跟随左右，不是么？”

他先是一呆，跟着微笑。

“因为我不是大老板，”他问：“你凭什么确定我是大老板。”

“因为你住‘总统’套房。”

章欣有些意外：“你怎知道我住总统套房？”

“这酒店顶层没有其他房间，只有‘总统套房’。”她喝口咖啡，慢条斯理的回答。

“你又怎知我住顶楼？”

“啊，追根问底？”略略仰起脸，她笑笑：“昨天你进电梯，电梯没有人，只有你一个。电梯一直上升，直到顶楼才停。我看到电梯上升的灯号，中间没有停顿过。”

“你真能做侦探。”他又问：“怎么我没见到你？”

“我本来也是跟你乘同一部电梯，可惜迟了一步。”她回答：“你一定很忙，踏进电梯时，一直在看手中的一些文件。如果你不那么留神阅读，替我按一下电梯，我也许能赶得及跟你乘同一架电梯。”

他见到她眼睛中的光采，当她说话时，她的眸子是会微笑的。

她有一双能吸引男人的双目。这种美目，通常能令男人如醉如痴。

“你好像很注意我。”他喝口咖啡，这样说。

“我注意你，因为坐过你车子。”她落落大方地：“我知道你住顶楼，就是因为那次坐不及那部电梯，而偶然注意电梯灯号，这不算对你特别注意，章先生。”

“你对我注意，”他坚持说：“你仍然记得我是姓章

的。”

“我的记忆力，自小就非常好，是天生的。”她说：“我还记得你的名字，叫章欣。”

“好记性。”

“记得我姓什么吗？”她问。

“我也有好记性，”他回答：“你姓白。”

“你也注意我，”她看他一眼：“不然，就是你的记性很好。”

“我还末知道你的名字？”

“你若注意我，你自然会知道。”她合上书：“谢谢你的咖啡。”

“你上哪儿？走了？”他急急问：“不多坐一会？”

“我有事，”她说举着手中的书：“有许多地方要去。再见，章先生。”

眼看着她离去，见到她轻盈的影子，有如一阵轻烟。

想一想，他走到酒店的接待处前，经理藤中已迎面向他走来。

“章先生，有什么吩咐没有？”藤中恭恭敬敬地问。

“看见我刚才跟一个小姐喝咖啡吗？”他问藤中。

“见到，”藤中点头：“就是那天跟你一起坐车到酒店来的那位小姐。”

“替我找出她的名字，”章欣说：“她姓白，但我知道她的名字。”

“等一等，我立即可以找出来，章先生。”藤中走到